

學記

樂記

經依石經校



卷四十至卷四十二

纂脩潘永季校 丁卯七月

騰錄生員戴紀

校四聲 丁卯九月

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

學記

以其記人學教之義。故名學記。其旨與大學相表裏。開端言學而推及於化民成俗。是學有用也。篇終言學而推本於先源後委。是學有體也。有體有用。大人之事備矣。

發慮憲。求善良。足以諛聞。不足以動衆。就賢體遠。足以動衆。未足以化民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。其必由學乎。



此言君子以務學爲急也。憲法也。謏之言小也。體猶親也。遠謂疏遠之士。爲治莫先於擇術。如起發謀慮。必擬度於法式。又能招求善良之士。此足以小致聲譽。而未足以感動衆心。使之興起也。若能下賢親遠。則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於善也。在上之君子。欲化民以成美俗。必也其由學乎。蓋學也者。乃古之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。

玉不琢。不成器。人不學。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。

建國君民。教學爲先。兌命曰。念終始典于學。其此之謂乎。

此言立學教人之事也。兌命商書典常也。玉有美質。可以爲器。然不琢則不成。猶人有美質。可以造道。然不學則不知。是以古之王者。建國君民。必以立教立學爲先務。蓋教所以一其學之方。學所以定其教之地。教學興而後道可明矣。傳說之告高宗有曰。人當一心終始常在于學。其卽君之教民爲學。終始有

常而不暫廢之謂乎。案六經言學。莫有先於說命者。不曰始終而曰終始。學無窮已也。

雖有嘉肴。弗食。不知其旨也。雖有至道。弗學。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學然後知不足。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。然後能自反也。知困。然後能自強也。故曰。教學相長也。兌命曰。學學半。其此之謂乎。

此申言教學之善也。兌命上學字當作斆。斆即教也。嘉肴雖旨。弗食則不知其旨也。至道雖善。弗學則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學以求其所

未至。然後知自得之不足也。教以推其所有餘。然後知肆應之困也。知不足。然後能自反以期其足。知困。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。此教學所以相長也。兌命所云斆學半者。其即此相長之謂乎。方氏慤曰。足則厭矣。故學以不厭爲知。困則倦矣。故教以不倦爲仁。

古之教者。家有塾。黨有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比年入學。中年考校。一年視離經辨志。三年視敬業樂羣。五年視博習親師。七年視論學取友。謂之

小成九年。知類通達。強立而不反。謂之大成。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。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。此大學之道也。記曰。蛾子時術之。其此之謂乎。

此言立學立教之方。而并及教成之效也。陳注。術當作州。比年每歲也。中年間一年也。博習無所不習也。記謂古書蛾。虬蟬也。古之教者。二十五家爲閭。同在一巷。巷首門側有塾。以教其閭之人。五百家爲黨。其學曰庠。以教閭塾所升之人。二千五百家爲州。其學曰序。

以教黨庠所升之人。王都及侯國之學爲國學。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之子。與所升俊選之士也。於每歲之入學者。間一年而考校焉。一年歲終。則察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。讀辨別志趣之高下。三年則視其敬業而習無怠荒。樂羣而交無睽貳。五年則視其博習而不限於程。親師而不忘所授。七年則視其論學而能求其蘊。取友而能收其益。如此謂之小成。至於九年。致知而識之精。可以觸

讀趣

類旁通。力行而守之定。可以強立不反。則謂之大成。夫然後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。則推所學於人。足以化民而易其汚俗。使近者被其教而無不說服。遠者聞其風而無不懷之。此乃大學所謂明新止至善之道也。古記有曰。蛾子以時時學習銜土而成大垤。其卽此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。案鄭注。術當爲遂。古術遂二字通用。據周禮。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。則陳說可從。

大學始教。皮弁祭菜。示敬道也。宵雅肄三。官其始也。入學鼓篋。孫其業也。夏楚二物。收其威也。未卜禘不視學。游其志也。時觀而弗語。存其心也。幼者聽而弗問。學不躐等也。此七者教之大倫也。記曰。凡學。官先事。士先志。其此之謂乎。

此言教學之制也。宵之言小也。夏。圓楚。方大倫。猶言大節。官。已仕者。士。未仕者。大學之始教也。有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。服用皮弁。祭用蘋藻。示以尊敬道藝也。肄。習小雅鹿鳴四

壯皇皇者華之三篇。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。入學之時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。既至而發篋出書。所以振動其志。使之遜順而進業也。其用夏楚二物者。警其怠忽。使之收斂威儀也。未及卜禘。則不視學以考校者。所以優游其志也。時爲觀示而不悉語以故者。欲其默識諸心也。幼者但有聽受而無問難。以學不可踰等也。此七者皆大學教人之大節也。記曰。凡學之道。不拘一途。官則先其職事。

之所急。士則先其志意之所尚。其卽此教必先大倫之謂乎。朱子曰。聖賢教人。合下便要他用。便要用賢以治不肖。舉能以教不能。所以公卿大夫。思各舉其職也。

大學之教也。時教必有正業。退息必有居學。不學操縵。不能安弦。不學博依。不能安詩。不學雜服。不能安禮。不興其藝。不能樂學。故君子之於學也。藏焉脩焉息焉游焉。夫然。故安其學而親其師。樂其友而信其道。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。

也。兌命曰敬孫務時敏。厥脩乃來。其此之謂乎。此言大學教人。其功無間而益無窮也。正業謂時教之業。如春誦夏弦。春秋教以禮樂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。居學謂退息之所學。即下操縵博依雜服是也。操縵謂操弄琴瑟之弦。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。託於物理而至博。雜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。藏息以地言。脩游以學言。輔友也。大學之教人也。四時之立教。必有正業。偶然之退息。必有居學。如不學操縵。則心手弗調。而^{不能}安於弦矣。不學博依。則物理弗明。而^{不能}安於詩矣。不學雜服。則制度弗詳。而^{不能}安於禮矣。所以然者。不興起於藝。即不能樂學故也。故君子之於學也。藏之時而有脩焉。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。息之時而有游焉。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。夫然。故安其學而益親其師。樂其友而益信其道。是以雖離去師友。而所守堅固。自不變移也。兌命曰。學能敬孫其志。無時而不敏。斯進脩之

益。如水源源而來。其卽此離師友而不反之
謂乎。張子曰。古之教人。先使有以樂之者。如
操縵博依。如此則心樂。樂則道義生。服事也。
雜服。洒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。案張子
解雜服。與注異。而義甚切實。今竝存之。

今之教者。呻其佔畢。多其訊言。及于數進而
不顧其安。使人不由其誠。教人不盡其材。其施之
也悖。其求之也佛。夫然。故隱其學而疾其師。苦
其難而不知其益也。雖終其業。其去之必速。教

之不刑。其此之由乎。

讀

此言今教者之失也。呻吟也。佔視畢。簡訊問
也。佛。讀作拂。數進。謂數數進之。刑。成也。惟古
之爲教有法。故其爲學有成。若今之教者。但
誦其所視之簡。多其所問之辭。至於數進而
不顧其能安與否。使之不由其實。教之不盡
其能。所施者悖。而所求者拂。如是則不能明
其所受於師之學。甚而至於疾其師。止苦其
進之難。而初不知其得之益也。雖勉強以終

其業而去之必速。教之所以不成者。其殆由於此乎。案鄭氏謂數是法象。朱子謂數是形名度數。言及於數。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。非求其本也。惟吳氏澄以言字斷句。數字讀入聲。連下爲句。比舊說爲直截。

大學之法。禁於未發之謂豫。當其可之謂時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。相觀而善之謂摩。此四者。教之所由興也。

此備言興學之由也。陵節猶言躐等。大學立

教之法。有禁於情欲之未發者。寧先毋後。是之謂豫。有迎其氣機之適可者。不先不後。是之謂時。有不至陵節而施者。予以漸入。是之謂孫。有可使相觀而善者。資以互益。是之謂摩。此四者。乃教之所由興也。朱子曰。禁於未發。但謂豫爲之防。其事不一。不必皆謂十五時也。當其可。謂適當其可告之時。亦不必以年爲斷。相觀而善。但謂觀人之能。而於己有益。如以兩物相摩。而各得其助也。吳氏澄曰。

此四者。三屬於師。一屬於友。

發然後禁。則扞格而不勝。時過然後學。則勤苦而難成。雜施而不孫。則壞亂而不脩。獨學而無友。則孤陋而寡聞。燕朋逆其師。燕辟廢其學。此六者。教之所由廢也。

此備言廢學之由也。扞格言相抵也。勝承也。燕猶褻也。其在不善教者。已發而後爲之禁。則情欲既熾。必至於扞格而不勝。時過而後命之學。則智力既退。必至於勤苦而難成。雜

施而不孫。則序之既紊。必至於壞亂而不脩。獨學而無友。則羣之既離。必至於孤陋而寡聞。由是燕私之朋乘之。相與逆其師。燕游之僻因之。以至廢其學。此六者。乃教之所由廢也。吳氏澄曰。此六者。在師者三。在學者三。

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。又知教之所由廢。然後可以爲人師也。故君子之教喻也。道而弗牽。強而弗抑。開而弗達。則思和易以思。可謂善喻矣。

此承上而詳言施教之善也。喻曉也。言有興廢如此。君子既知其所由興而從之。又知其所由廢而防之。然後能成就後學而可以爲人師也。故君子之教而以言爲喻也。引以所當由。而不曳之。必進。勉以所自立。而不按之。使止。啓以所從來。而不竟其所往。蓋道而弗牽。則和而不戾。強而弗抑。則易而不苦。開而弗達。則思而善入。能使之和易以思。可謂善喻矣。戴氏溪曰。道而弗牽。強而弗抑。未嘗示

人以難。開而弗達。亦未嘗示人以易也。學者有四失。教者必知之。人之學也。或失則多。或失則寡。或失則易。或失則止。此四者心之莫同也。知其心。然後能救其失也。教也者。長善而救其失者也。

此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。學者之氣質不齊。約有四失。教者必先知之。而後教可施。蓋人之學也。以知而言。或務廣而失之多。或孤陋而失之寡。以行而言。或兼人而

失之易。或自畫而失之止。此四者皆原於心。而心之病固莫同也。惟知其心。然後能激厲。裁抑而有以救其失。教也者。正所以長其固有之善。而救其一偏之失也。呂氏本中曰。知其心。然後能救其失。譬如醫者。要識他病處。方始隨證用藥。

善歌者使人繼其聲。善教者使人繼其志。其言也。約而達。微而臧。罕譬而喻。可謂繼志矣。

此言善教之道也。善歌者務使人繼其聲。善教者務使人繼其志。誠欲其相引於無窮也。夫志之所發。不在多言。其言也。雖至約而能使人通之。雖至微而能使人善之。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。斯志得所傳。而可謂之繼志矣。朱子曰。繼聲繼志者。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。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。約而達。微而臧。罕譬而喻。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。

君子知至學之難易。而知其美惡。然後能博喻。

能博喻。然後能爲師。能爲師。然後能爲長。能爲長。然後能爲君。故師也者。所以學爲君也。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。記曰。三王四代。唯其師。此之謂乎。

此言人君當慎於擇師也。三王夏商周也。并虞爲四代。君子教人。必先知其至於學之難。易。而因以知其質之美惡。然後能循循善誘。隨其淺深高下。而不以一類喻之。能博喻。然後能教人而爲師。能爲師。然後能治人而爲

長。能爲長。然後能治百姓而爲君。故師也者。乃所以講明爲君之道。而擇之不可不慎也。彼記有言。三王四代所以治者。非但能作之君。亦唯其師之得人耳。其卽此擇師當慎之謂乎。朱子曰。能爲師以教人。則能爲君以治人。擇師不可以不慎。言能爲師者。其人難得。故不可不擇也。

凡學之道。嚴師爲難。師嚴。然後道尊。道尊。然後民知敬學。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。當其

爲尸。則弗臣也。當其爲師。則弗臣也。大學之禮。雖詔於天子無北面。所以尊師也。

此言師道之當敬也。嚴師謂尊禮嚴重之也。師旣擇矣。抑不可以不重。凡學之道。欲盡嚴師之禮爲難。必師嚴而後道尊。必道尊而後民知敬學。是故君於天下。莫有不臣。而所不臣者有二。當其爲尸。所以象神。則弗臣也。當其爲師。所以傳道。則弗臣也。大學之禮。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者。所以尊師也。案書曰。能自

得師者王。如武王之訪于箕子。受丹書於尚父是矣。

善學者師逸而功倍。又從而庸之。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。又從而怨之。善問者如攻堅木。先其易者。後其節目。及其久也。相說以解。不善問者反此。善待問者如撞鐘。叩之以小者則小鳴。叩之以大者則大鳴。待其從容。然後盡其聲。不善答問者反此。此皆進學之道也。

此言學與問之視乎其人也。庸。功也。善學者

求諸己。故師教甚逸而收功則倍。及其成也。又於師而庸之。不善學者恃諸人。故師教雖勤而爲功僅半。及其無成也。又於師而怨之。善問者心以緩而善入。如攻堅木然。先其易者。後其節目之難者。及其久也。以彼觸此。自然相說以解。而不善問者反此矣。善待問者心以虛而善應。如撞鐘然。叩以小者則小鳴。叩以大者則大鳴。待其從容。然後得以盡其聲。而不善答問者反此矣。此善學善問。與夫

善於答問者。所以皆爲進學之道也。朱子曰。善問者如攻堅木。若先其難者。理會不得。便進步不去。須先其易者。難處且放下。少間見多了。自然相證而解。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。記問之學。不足以爲人師。必也其聽語乎。力不能問。然後語之。語之而不知。雖舍之可也。

此言學貴心得。而教貴隨時也。爲師者不在乎據己所有以告之。而在乎因人所疑以啓之。是故記誦古書以待問。此其爲學無得於

心而所知有限。不足以爲人之師。必也聽所問之語以爲答。斯其應乃可不窮乎。有力不能問者。待其憤悱而後語之。語之不能知。則終無隅反之望。雖舍之可也。程子曰。記問文章。不足以爲人師。以其所學者外也。所謂師者何也。曰理也。義也。

良冶之子。必學爲裘。良弓之子。必學爲箕。始駕馬者。反之。車在馬前。君子察於此三者。可以有志於學矣。

此言習事有漸。以明進學之有序也。良善也。良冶之子。見其父陶鎔金鐵。補合成器。必學取獸皮。連綴成裘。以學乎治。良弓之子。見其父撓屈榦角。調和成弓。必學取柳條。屈曲成箕。以學乎弓。駒始學駕。更不駕在車前。惟反係車後。使日見馳驟。以學乎駕。此三者。習之有漸而不驟進。學之以類而不泛求。君子察於此。可以有志於學。循序而期於有成矣。古之學者。比物醜類。鼓無當於五聲。五聲弗得。

不和。水無當於五色。五色弗得不章。學無當於五官。五官弗得不治。師無當於五服。五服弗得不親。

此借物以明學與師之當務。而結上文也。比方也。醜齊也。當猶主也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。五色青赤黃白黑也。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也。五服斬齊衰大小功緦麻之親屬也。古之學者。比方事物而齊其類。如鼓本無當於五聲。然五聲弗得鼓則不能和。水本無當於

五色。然五色弗得水則不能章。知此則知學本無當於五官。然五官弗得學則不能治。師本無當於五服。然五服弗得師則不能親。君子果可以不志學而求師乎。戴氏溪曰。天下之理。有不相爲而實相用者。故視聽言貌思。非學則不得其正。五服隆殺。非師則恩義不篤也。

君子曰。大德不官。大道不器。大信不約。大時不齊。察於此四者。可以有志於本矣。三王之祭川

也。皆先河而後海。或源也。或委也。此之謂務本。此言學之當務本也。不明乎體用之合者。不知至學之有本。不審乎源流之數者。不知務本之當先。君子嘗曰。德之大者無所不宜。非但專於一官之職。道之大者無所不備。非但局於一器之用。信之大者。盟誓要結。皆無所施。故不約。時之大者。任止久速。各當其可。故不齊。四者皆由本立。而用自周。君子察於此。亦可以有志於本矣。試以三王之祭川者言。

之。河與海皆川。而祭必先河後海者。以水之來處爲源。其聚處爲委。河則源也。海則委也。此之謂本之當務。而君子之學。所以莫先於知本也。案大學以知本爲知之至。是故知本而務之。所以盡性也。

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一

樂記

樂記者。記樂之義也。古有樂經。疑多是聲音
樂舞之節。少有辭句可讀。誦記識。是以秦火
之後無傳焉。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諸
子。作樂記二十四卷。劉向校書。得樂記二十
三篇。篇目具見別錄。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
篇合為一篇。朱子曰。古禮樂書皆亡。學者皆
言其義。至於器數則不復曉。蓋失其本矣。吳

氏澄曰。劉向所得二十三篇。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。其十一篇合爲一篇者。蓋亦刪取要畧。非全文也。

凡音之起。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。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故形於聲。聲相應。故生變。變成方。謂之音。比音而樂之。及干戚羽旄。謂之樂。

此言樂所由始也。單出曰聲。雜比曰音。干戚武舞。羽旄文舞。凡音之所由起。不係於外。乃由人心之動而生也。人心本靜。其所以使之

動者。因物之感而然也。心旣感物而動。則形於言而有聲。聲與聲相應。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。至於變而合節成調。則謂之音。比合其音而播於樂器。及動於干戚羽旄之舞器。則聲容兼備而謂之樂矣。案此言音由心生。與書所謂詩言志。歌永言。聲依永。律和聲者相合。此樂之本也。

樂者音之所由生也。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。其聲噍以殺。其樂心感者。其

聲。嗔以緩。其喜心感者。其聲發以散。其怒心感者。其聲麤^粗以厲。其敬心感者。其聲直以廉。其愛心感者。其聲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。感於物而後_后動。

此歷言人心感物而動。形於聲之實也。音由心生如此。故樂也者音所由生。而其本則在人心之感於物也。凡人喪所欲則哀。哀則形於聲者蹶急而減小。得所欲則樂。樂則形於聲者寬綽而紆餘。順其心則喜。喜則形於聲者

者發揚而放散。逆其心則怒。怒則形於聲者高急而猛暴。於所畏則敬。敬則形於聲者無委曲而有分辨。於所說則愛。愛則形於聲者有和說而無亢厲。此六者非性也。乃情之感於物而後動者也。吳氏澄曰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性也。有感而發。則為情。情可以為善。有不善者。物為之累也。

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。故禮以道其志。樂以和其聲。政以一其行。刑以防其姦。禮樂刑政。其

言亦言角義之三
極一也。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
此言先王慎其所以感人心者之實也。惟人心感物而動。是故先王之於人心。必慎其所以感之者。故爲之禮以道其志之所之。爲之樂以和其聲之所發。爲之政以一其不齊之行。爲之刑以防其不軌之姦。是禮樂爲本。政刑爲輔。而其致一也。先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此也。案此記言樂而每兼禮。又并及於刑政。蓋四事惟一理。故曰其極一也。

乖

凡音者。生人心者也。情動於中。故形於聲。聲成文。謂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。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。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其民困。聲音之道與政通矣。

此言聲音之通於政也。成文猶言成方。自其法度謂之方。自其文理謂之文。凡音所從生。固本於人心者也。情動於中而不容已。故形於聲以宣之。聲有疾徐高下。自然相應。如五色之成文。斯謂之音矣。是故音生於心。而亦

由於政治之得失。治世之音安靜而歡樂者。其政和故也。亂世之音怨悱而恚怒者。其政乖故也。亡國之音悲哀而愁思者。其民困故也。是聲音之道。蓋實有與政相通者矣。可不慎所以感之乎。

宮

宮為君。商為臣。角為民。徵為事。羽為物。五者不亂。則無怙慝之音矣。

此言治世之音與政通也。怙。敝。慝。敗也。聲有五而取象不同。宮屬土。其聲至濁。而統攝眾

音。與總攬萬化者相似。故為君象。商屬金而聲次濁。猶臣之輔君。故為臣象。角屬木而其聲清濁相半。上。次。宮。商。下。管。徵。羽。猶民之上

奉君臣而下理事物也。故為民象。徵屬火。乃聲之次清者。其象為事。有民而後有事也。羽屬水。乃聲之最清者。其象為物。有事而後用物也。必也。君明臣良。民安事治。物阜。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。則五音克諧。而無怙慝之足患矣。案黃鍾之律九寸。每寸九分。九九八十

一為宮聲之數。三分損一。下生徵五十四。三分益一。上生商七十二。三分損一。下生羽四十八。三分益一。上生角六十四。三分之不盡一算。其數不行。故聲止於五。陳氏祥道曰。宮商角徵羽。五聲之名也。君臣民事物。五聲之實也。實治則聲從而治。故欲諧五聲。必先正倫理。

宮

宮亂則荒。其君驕。商亂則陂。其官壞。角亂則憂。其民怨。徵亂則哀。其事勤。羽亂則危。其財匱。五

者皆亂。迭相陵。謂之慢。如此。則國之滅亡無日矣。

此言亂世并亡國之音與政通也。變臣言官者。主有職者言之。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。由其君之驕恣於上也。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。由其官之壞亂於下也。角亂則樂聲憂愁。由其政虐而民怨也。徵亂則樂聲哀慘。由其役繁而事勤也。羽亂則樂聲傾危。由其用不節而財匱也。若五者皆亂而互相陵越。則

謂之慢。而國之滅亡。近在旦夕矣。夫敬與慢。生於心。而治忽即因之。爲政者所宜深念也。鄭衛之音。亂世之音也。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。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。其民流。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

此即前代之音。以驗亂亡之事也。比猶同也。桑間衛地。詩序謂桑中篇是也。濮。衛水名。濮上之音。紂靡靡之樂也。如鄭衛之音。即亂世之音也。近於迭相陵之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。

即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而無道。揆其民流而無法守。於是乎誣上行私而不可復止也。案路史。桀作東音。操北里。大合樂桑林。孔疏亦云。桑林之間。是桑間桀樂。濮上紂樂。故以爲亡國之音。

凡音者。生於人心者也。樂者。通倫理者也。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。禽獸是也。知音而不知樂者。衆庶是也。唯君子爲能知樂。是故審聲以知音。審音以知樂。審樂以知政。而治道備矣。是故不

知聲者不可與言音。知音者不可與言樂。知樂則幾於禮矣。禮樂皆得。謂之有德。德者得也。此言君子之能知樂而并幾於禮也。幾近也。音所由起。生於人心。而樂也者。乃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。統而論之。則聲可知而音爲難。音可知而樂爲難。故耳有所聞。但知聲而不知音者。禽獸是也。心有所識。但知音而不知樂者。衆庶是也。唯君子乃能知樂。是故審聲以知音之得失。審音以知樂之得失。

審樂以知政之得失。而治道備於此矣。是故不知聲則不可與言音。不知音則不可與言樂。果能知樂。則倫理兼盡而幾於禮矣。既禮樂之皆得。即謂之有德之人。以其能實得此和序之理於心也。然則知樂之微者。非君子其孰能之哉。方氏慤曰。瓠巴鼓瑟。流魚出聽。伯牙鼓琴。六馬仰秣。此禽獸之知聲者也。魏文侯好鄭衛之音。齊宣王好世俗之樂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。孔子在齊之所聞。季札聘魯

言亦言角義卷之四十一
九
敬曰遺忘也。清廟之瑟。美其德而忘其音。大饗之禮。美其敬而忘其味。理亦可通。夫好惡者情也。反人道之正。則有以復其性矣。周官五禮防民之僞。而教之中。六樂防民之情。而教之和。卽是此意。

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。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。而人好惡無節。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。

者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。有悖逆詐僞之心。有淫泆作亂之事。是故。強者脅弱。衆者暴寡。知者詐愚。勇者苦怯。疾病不養。老幼孤獨。不得其所。此大亂之道也。

此因上文。平好惡而言。好惡之所自始。與所由僻也。知知上知是體。下知是用。禮樂所以平好惡。而好惡之失其平者。有故焉。人受中以生。當其靜而未發。則渾然者。天之性也。及感於物而動。則油然者。性之欲也。人心虛靈。

原自有知。物至而此知知之。然後好惡形焉。苟好惡無節於內。所知者誘於外而不知自反。則欲肆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。無有窮已。而人之好惡。無有節制。則是物至而人反見化於物也。人見化於物也者。滅乎理之本於天。而窮乎欲之生於人者也。於是悖逆詐僞。以爲心。淫泆作亂。以爲事。是故以強脅弱。以衆暴寡。以知詐愚。以勇苦怯。疾病者不得其養。老幼孤獨者不得其所。此乃大亂之道。

也。朱子曰。人生而靜。感於物而動。此言性情之妙。人之所生而有者也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其未感也。純粹至善。萬理具焉。所謂性也。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。感於物而動。則性之欲者出焉。而善惡於是乎分矣。性之欲。卽所謂情也。物至而知知之者。心之感也。好之惡之者。情也。形焉者。其動也。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。性也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此情之所以流。而性之所以失也。苟於此覺

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。則其流庶乎可制也。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。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。尚何難之有哉。此一節。正天理人欲之機。間不容息處。惟其反躬自克。念念不忘。則天理益明。存養自固。而外誘不能奪矣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。人爲之節。衰麻哭泣。所以節喪紀也。鐘鼓干戚。所以和安樂也。昏姻冠笄。所以別男女也。射鄉食饗。所以正交接也。禮節民心。樂和民聲。政以行之。刑以防之。禮樂刑政。

四達而不悖。則王道備矣。

此言先王制禮樂以平好惡之實也。鄉射大射鄉射及鄉飲酒之禮也。食主飯饗主飲。好惡之不可無節如此。是故先王制爲禮樂。因人本然之情。爲之定其當然之節。衰麻哭泣。所以達其哀而節喪紀也。鐘鼓干戚。所以導其豫而和安樂也。昏姻冠笄。所以坊其欲而別男女也。射鄉食饗。所以嘉其會而正交接也。禮以節民之心。樂以和民之聲。而又有政

以率其倦。有刑以禁其非。此四者通行於天下而罔有悖違。則王者之治道備矣。案此節專以禮言而樂在其中。亦禮先樂後之意。樂者為同。禮者為異。同則相親。異則相敬。樂勝則流。禮勝則離。合情節貌者。禮樂之事也。禮義立。則貴賤等矣。樂文同。則上下和矣。好惡著。則賢不肖別矣。刑禁暴。爵舉賢。則政均矣。仁以愛之。義以正之。如此則民治行矣。

此承上節民心和民聲而言其教之效也。樂者主於和而為同。禮者主於序而為異。同故有恩以相親。異故有別以相敬。樂偏勝而一於同。則流而不敬。禮偏勝而一於異。則離而不親。故合之以情而使致和於其內。飾之以貌而使制節於其外。此禮樂相資為用之能事也。先王導民以禮樂。而禮之義立。則貴賤有等矣。樂之文同。則上下協和矣。又輔之以法。而好惡分明。則賢不肖殊科矣。刑以禁其暴。爵以舉其賢。則勸懲當而政均矣。本於仁

以爲愛。本於義以爲正。如此則樂不至於流。禮不至於離。而治民之道達於下矣。應氏鏞曰。前以刑政輔禮樂。而曰王道備。言其爲治之具也。此以仁義別禮樂。而曰民治行。言其爲治之效也。

樂由中出。禮自外作。樂由中出。故靜。禮自外作。故文。大樂必易。大禮必簡。樂至則無怨。禮至則不爭。揖讓而治天下者。禮樂之謂也。暴民不作。諸侯賓服。兵革不試。五刑不用。百姓無患。天子

不怒。如此則樂達矣。合父子之親。明長幼之序。以敬四海之內。天子如此則禮行矣。

此又承上相親相敬而言其效之極也。樂以治心。故由中而出。禮以治躬。故自外而作。惟由中。故不勉強而靜。惟自外。故有條理而文。樂至於靜。斯爲大樂。然止以導心之和。故易而無擾。禮至於文。斯爲大禮。然止以範身於敬。故簡而不煩。其在於人。樂極其至。則各得其所而無怨。禮極其至。則各安其分而不爭。

言前言角義卷之四
古之聖人。所以揖讓而治天下者。正此謂也。當其時。暴民懾伏而不興。諸侯賓服而不叛。兵革戢而不試。五刑措而不用。百姓無他患。天子無可怒。如此則樂教達矣。合父子之親。明長幼之序。使四海之內無不相敬。天子如此則禮教行矣。案易。乾陽屬心。坤陰屬體。大傳曰。夫乾。確然示人。易矣。夫坤。隤然示人。簡矣。樂治心。而由天作。禮治躬。而以地制。必易必簡。此同和同節之本與。

大樂與天地同和。大禮與天地同節。和故百物不失節。故祀天祭地。明則有禮樂。幽則有鬼神。如此則四海之內。合敬同愛矣。禮者殊事合敬者也。樂者異文合愛者也。禮樂之情同。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與時竝。名與功偕。

此言禮樂之原於天地。與其所以感人者也。時如虞夏商周事。如揖讓放伐。功如致治救民。名如韶夏濩武。大樂之靜而易者。與天地同其和。大禮之文而簡者。與天地同其節。惟

同和。故能昭宣化育。而百物不失。以遂其生也。惟同節。故能辨別尊卑。而祀天祭地。以正其位也。明則有禮樂。而達乎造化之原。幽則有鬼神。而符乎聖人之德。如此則四海之內。莫不感之。而合敬同愛矣。蓋禮之三千三百。事雖殊。而合敬則一也。樂之五聲六律。文雖異。而合愛則一也。夫愛敬者情也。惟禮樂之情同。故明王迭興。制禮作樂。以此相沿。而不變也。如時出於天。作事立禮者。以之。而事要

必與時竝。功見於民。命名制樂者。以之。而名要必與功偕。凡其合愛合敬之情。豈有不相沿者哉。朱子曰。禮主減。樂主盈。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。禮樂鬼神一理。在聖人制作處。便是禮樂。在造化功用處。便是鬼神。

故鐘鼓管磬。羽籥干戚。樂之器也。屈伸俯仰。綴兆舒疾。樂之文也。簠簋俎豆。制度文章。禮之器也。升降上下。周還裼襲。禮之文也。故知禮樂之情者。能作。識禮樂之文者。能述。作者之謂聖。述

營

者之謂明。明聖者述作之謂也。

此承上而言。聖人能知禮樂之情。以制禮樂也。綴之言連。舞位相連也。兆位外營兆也。裼襲見曲禮。制度宮室器皿之類。文章衣服旗裳之類。合敬合愛。固見禮樂之情矣。而亦有器焉。有文焉。彼金革之聲。為鐘鼓。竹石之聲。為管磬。文舞所執。有羽籥。武舞所執。有干戚。此樂之器也。身容之屈伸。頭容之俯仰。行列有綴。兆行止有舒疾。此樂之文也。盛黍稷而有簠簋。盛牲牢而有俎豆。品節之有制度。脩飾之有文章。此禮之器也。行之有升降。位之有上下。步有中規。矩之周還。服有宜質。文之

裼襲。此禮之文也。凡器與文。總莫非情之所寓。故惟知禮樂之情者。為能因情立文。而創作於前。識禮樂之文者。為能考文會情。而傳述於後。蓋作者生而知其情。是之謂聖。述者學而識其文。是之謂明。明聖之稱。非可襲取。正以其能述作之謂也。案上節事與時。竝名。

與功偕。或謂應連此節為義。蓋事因時而異。名以功而殊。所謂有損有益。所可得而變革者。即器與文之謂也。陳氏澔曰。五帝三王不相沿襲。皆聖者之作也。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。兼聖明之作述也。孔子之聖。乃述而不作者。有其德。無其位也。然則制禮作樂。欲有以建中和之極。豈不在首出之聖人哉。

樂者天地之和也。禮者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化。序故羣物皆別。樂由天作。禮以地制。過制

則亂。過作則暴。明於天地。然後能興禮樂也。

此言禮樂與天地相資為用之理也。化猶生也。別謂形體異也。樂主於和。即天地之和也。禮主於序。即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以氣而化。序故羣物皆以質而別。樂之作屬乎陽。而法乎氣之行於天。禮之制屬乎陰。而法乎質之具於地。若過制則無序而失之亂。過作則不和而失之暴。故必明於天地之和序。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。朱子曰。樂由天作

屬陽。故有運動的意。禮以地制。如由地出。不可移易。劉氏曰。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。大禮與天地同節。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。此言樂者。天地之和。禮者。天地之序。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。

論倫無患。樂之情也。欣喜歡愛。樂之官也。中正無邪。禮之質也。莊敬恭順。禮之制也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。越於聲音。用於宗廟社稷。事乎山川鬼神。則此所與民同也。

此歷言禮樂之體用。以見應於和序之實也。患拘苦也。講論人倫。而出於心之所安。無拘苦之意也。禮樂有情有文。是故論倫理而無患。樂之本情也。欣喜歡愛。樂之官主也。極中正而無邪。禮之本質也。莊敬恭順。禮之宰制也。此非聖賢君子不足以知之。若夫禮樂之設施於金石。發越於聲音。致用於宗廟社稷。有事乎山川鬼神。則是以其文措之天下。而凡民亦可以共知者也。方氏慤曰。金石聲音。

亦統以禮而言者。凡行禮然後用樂。用樂以成禮也。

王者功成作樂。治定制禮。其功大者其樂備。其治辨者其禮具。干戚之舞。非備樂也。孰亨而祀。非達禮也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。樂極則憂。禮麤則偏矣。及夫敦樂而無憂。禮備而不偏者。其唯大聖乎。

此推言制作之治功。以見應於和序之本也。辨與徧通達具也。王者受命而興。功成而作樂以象之。治定而制禮以飾之。其功大。然後其樂備。其治辨。然後其禮具。如徒以干戚之舞。猶非樂之所以備。徒以孰亨而祀。猶非禮之所以達也。蓋明王所相沿者。禮樂之情耳。以其文。則五帝之樂。殊時而未嘗相沿。三王之禮。異世而未嘗相襲。所以然者。樂極則憂。禮麤則偏矣。文固未有久而不弊者也。及夫以時措之。與民宜之。篤於樂而不憂。盡乎禮而不偏者。其唯大聖人之知禮樂之情者乎。

案禮樂之情。帝王所同。其不相沿襲者。文也。舊解以不相沿襲爲備樂達禮者。非是。

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。而樂興焉。春作夏長。仁也。秋斂冬藏。義也。仁近於樂。義近於禮。樂者敦和。率神而從天。禮者別宜。居鬼而從地。故聖人作樂以應天。制禮以配地。禮樂明備。天地官矣。

此申言天地序和之意。而因明聖人制作之功也。敦和樂貴同也。率循也。從順也。別宜禮尚異也。居鬼謂居其所爲。亦言循之也。官猶位也。禮何自而行也。自天高地下。各有定位。而萬物散殊於其中。則爲自然之序。而禮制已行矣。樂何自而興也。自天地之氣流而不息。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。則爲自然之和。而樂已興焉。春作夏長。生物之仁氣也。秋斂冬藏。成物之義氣也。仁主愛而近於樂。義主宜而近於禮。樂以敦厚其和。發達乎陽之所生。是爲率神而從天。禮以辨別其宜。安定乎

陰之所成。是爲居鬼而從地。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之生物。制禮以配地之成物。至於禮樂之制作。既明且備。則有以裁成輔相。而天地各得其職矣。朱子曰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一段意思極好。非孟子以下所能作。其文如中庸。必子思之辭。蓋禮樂二者。就天地言。則先禮而後樂。惟有序而後和生焉。就四時言。則先樂而後禮。惟氣和而後物成焉。聖人明於自然之禮樂。因陰陽以統形氣。始而應之。配之以成位。終而官之以成能。故曰。聖人之道。禮樂其盛矣乎。

天尊地卑。君臣定矣。卑高以陳。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。小大殊矣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則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。地氣上齊。天氣下降。陰陽相摩。天地相蕩。鼓之以雷霆。奮之以風雨。動之以四時。煖之以日月。而百化興焉。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。此申言禮樂之本於天地也。齊讀曰。齊。升也。

天尊地卑。則君臣之分定矣。卑高陳列。則貴賤之體位矣。動靜有常。則小大之等殊矣。天時之方。以類而聚。地產之物。以羣而分。則性命不同矣。在天則成象。在地則成形。本一氣而兩在。而聖人制禮以效之。如此則禮者乃天地之別也。地氣上躋。天氣下降。陰與陽相摩。天與地相蕩。鼓以雷霆而發其氣。奮以風雨而潤其形。動之以四時之錯行。晷之以日月之代明。而百物之化於是乎興焉。聖人作樂以法之。如此則樂者乃天地之和也。案此本易繫辭傳之文。記者引之以發明禮樂之理。非深於道者不能及也。

化不時則不生。男女無辨則亂升。天地之情也。此言禮樂之得失。與天地相關。結上文以起下文也。升成也。樂以敦和。故化不時則失其和而不生矣。禮以別宜。故男女無辨則失其序而亂升矣。蓋乖氣致異。天地之情然也。張氏曰。隨禮樂得失而應之。是天地之情也。然

樂是氣化。故云害物。禮是形教。故言亂人。陳氏祥道曰。化不時則不生。以天地明人事也。男女無辨則亂升。以人事明天地也。

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。窮高極遠而測深厚。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。著不息者天也。著不動者地也。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。故聖人曰禮樂云。

此言禮樂與天地成功之所合也。蟠猶結也。高遠三辰也。深厚山川也。及夫禮樂之既得。

則和序之理。充塞流行。其無顯不至。則極乎天而蟠乎地。其無幽不極。則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。其無遠不屆而無厚不入。則窮高極遠而測深厚。如此則樂著乎乾。知大始之初。禮居乎坤。作成物之位。而著不息者天之運也。著不動者地之處也。一動一靜。如環無端。而不可相離者。乃天地間之理也。故聖人昭揭以示人。必合而舉之。曰禮樂云。案禮樂之功用。乃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。而使之無

白話禮記卷之三十一
言
間者也。舊注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。樂以和聲。都爲發揚昭著之意。恐不當與下文兩著字異說也。

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。夔始制樂以賞諸侯。故天子之爲樂也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。五穀時孰。然後賞之以樂。故其治民勞者。其舞行綴遠。其治民逸者。其舞行綴短。故觀其舞。知其德。聞其謚。知其行也。

此言天子作樂以賞諸侯之故也。五弦之琴其弦按五音。無文武二弦。南風卽南風之薰之詩。夔典樂之官。昔者舜作五音之弦爲琴以歌南風。蓋所以法天地之仁氣也。於是夔承其意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。故天子之爲樂。非但宣吾心之德而已。亦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。惟德盛則教道尊嚴。有以復民之性。五穀時孰。有以遂民之生。然後賞之以樂。其治民勞者。德薄而舞之行綴遠。其治民逸者。德盛而舞之行綴短。故觀其舞而知其德。猶

之聞其謚而知其行也。案鄭注。民勞則德薄。鬱相去遠。舞人少也。民逸則德盛。鬱相去近。舞人多也。孔疏。綴謂鬱也。蓋樂舞在庭。庭之廣狹有定。故人少則舞處寬。人多則舞處狹也。

大章。章之也。咸池。備矣。韶。繼也。夏。大也。殷。周之樂盡矣。

此言歷代名樂之義而嘆其盛也。咸。皆也。池。施也。帝王之樂。各有其義。所謂大章者。以堯

之治。光被四表。協和萬邦。而章明於天下也。所謂咸池者。則黃帝之德。開物成務。自邇及遠。而無不周徧矣。所謂韶者。以重華協帝。舜能繼紹堯之治也。所謂夏者。以祗承於帝。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。至若殷樂大濩。周樂大武。則所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。人事之理。極於此矣。

天地之道。寒暑不時則疾。風雨不節則饑。教者民之寒暑也。教不時則傷。世事者民之風雨也。

事不節則無功。然則先王之爲樂也。以法治也。善則行象德矣。

此言樂理之切於人。當法之以成化也。往來應期之謂時。多少得所之謂節。樂者天地之和也。天地之道。有寒暑爲一歲之分劑。故萬物得寒而成。得暑而長。若不得其時。則邪氣入而民疾矣。風雨爲一旦之氣候。故萬物得風而動。得雨而潤。若不得其節。則沴氣至而民饑矣。故教所以化物。是卽民之寒暑也。教

不時則反以傷世。事所以應物。是卽民之風雨也。事不節則反以喪功。然則先王之作樂也。法天地之道以爲治也。治無不善。則民之行。皆象君之德矣。一說。行是舞行之行。卽所謂觀舞知德者。義亦可通。

夫豢豕爲酒。非以爲禍也。而獄訟益繁。則酒之流生禍也。是故先王因爲酒禮。壹獻之禮。賓主百拜。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。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。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。樂者所以象德

也。禮者所以綴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。必有禮以哀之。有大福。必有禮以樂之。哀樂之分。皆以禮終。樂也者。聖人之所樂也。而可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。其移風易俗。故先王著其教焉。

此言禮樂之用。同歸於正人情也。以穀食犬豕曰豢。爲酒。猶言設酒也。一獻。士之饗禮。綴止也。漢志俗字下有易字。夫士行饗禮。以豢豕而爲酒食。其初意非欲階之禍也。而獄訟之興。由此益繁。則是酒之流弊生禍也。故先

王因制爲飲酒之禮以節之。雖士之饗禮。不過壹獻。而賓主亦必百拜。使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焉。此先王所以豫防縱酒之禍也。故酒食者。所以合賓主之歡。而非以窮口腹之欲。樂以象其德。禮以綴其淫。昏此意也。凡先王有死喪之大事。必有凶禮以哀之。有吉慶之大福。必有嘉禮以樂之。是哀樂之分。皆以禮終。則不淫不傷。而樂在其中矣。蓋樂也者。固聖人之所樂也。而推之可以善民心。其感

人爲甚深。其移風易俗爲甚易。故先王著此以爲教焉。案禮以節哀樂之情。樂以感人心之善。皆所謂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。而無哀樂喜怒之常。應感起物而動。然後心術形焉。是故志微。噍殺之音作。而民思憂。擘諧。慢易。繁文。簡節之音作。而民康樂。粗厲。猛起。奮末。廣賁之音作。而民剛毅。廉直。勁正。莊誠之音作。而民肅敬。寬裕。肉好。順成。和動之音作。而民慈愛。流辟。邪散。狄。成。滌。濫。

之音作而民淫亂。

此申言樂之感人深也。志微。意細也。噍。枯殺。減。擘。寬。慢。緩。易。平。起。初。末。終也。賁。怒氣也。肉。璧。地。好。璧。孔。喻音之圓瑩通滑也。狄。與。逖。同。遠也。成。樂之一終也。滌。蕩。滌。濫。泛。濫也。夫民之生也。咸有血氣心知。兼乎氣質義理之性。而其喜怒哀樂。本自無常。蓋應感之幾。起於物而動。然後心術形焉。是性之發爲情。而不容自己者。是故樂之足以感人也。志微。噍。殺。

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思憂。嘽諧慢易繁文
簡節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康樂。粗厲猛起
奮末廣賁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剛毅。廉直
勁正莊誠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肅敬。寬裕
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慈愛。
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。而民亦感之而
淫亂矣。案樂也者。生於人心。而又有以感於
人心。起於風俗。而又有以移乎風俗。其道蓋
相爲終始也。

是故先王本之情性。稽之度數。制之禮義。合生
氣之和。道五常之行。使之陽而不散。陰而不密。
剛氣不怒。柔氣不懾。四暢交於中。而發作於外。
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。然後立之學等。廣其節
奏。省其文采。以繩德厚。律小大之稱。比終始之
序。以象事行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。皆形
見於樂。故曰樂觀其深矣。

此言先王作樂以和天人。而後推以教民也。
度數。謂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。五常。仁

義禮知信也。密閉也。立之學。若樂師掌國學之政。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。立之等。若十三舞勺。成童舞象之類。文采。謂五聲相應。若五色成文也。繩約也。德厚。如中庸敦厚崇禮之厚。象猶法也。事行。如上文宮亂。君驕之類。樂之感人如此。是故先王之作樂。必本於固有之情性。稽諸聲律之度數。制以隆殺之禮義。合天地生氣之和。道人心五常之行。而使其陽動不至於散。陰靜不至於密。剛氣不至於

怒。柔氣不至於懾。此四者和暢交於中。而發形於外。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。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。然後推其教以化民成俗。立學以爲之地。而掌教有官。立等以爲之法。而進學有序。廣其節奏而無缺畧。省其文采而無紊亂。於以繩民之德厚焉。又從而律小大之稱。而如宮音之至濁。及羽音之至清。整之各得其平。比終始之序。而自黃鐘之初九。至仲呂之上六。聯之各得其次。於以象民

之事行焉。此所以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一切人倫之理。無不形見於樂。故古語云。樂之所觀者深。其信然矣。案安其位以上。作樂之本也。以下則皆作樂之用也。方氏慤曰。親疏言其分。貴賤言其位。長幼言其序。男女言其情。四者皆人之倫。而各有理焉。唯形容於樂。乃可得而見。故曰樂觀其深矣。

土敝則草木不長。水煩則魚鼈不大。氣衰則生物不遂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。是故其聲哀而不

莊。樂而不安。慢易以犯節。流湏以忘本。廣則容姦。狹則思欲。感條暢之氣。而滅平和之德。是以君子賤之也。

此言亂世之樂。與先王之樂相反也。感。或作蹙。若夫亂世之樂。不然。如土敝則力盡。而草木不長。水煩則流擾。而魚鼈不大。氣衰則難繼。而生物不遂。世亂則無序不和。而禮慝而樂淫矣。惟樂之淫也。故其聲或哀而外不莊。或樂而中不安。不莊故慢易以犯節。不安故

流酒以忘本。廣則嘽緩而容姦。狹則急數而思欲。至於感傷條暢之順氣。滅熄平和之至德。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。方氏慤曰。此廣言淫樂之事。廣固足以有容。所容者姦聲感人。則逆氣應之矣。狹固足以有思。所思者樂得其欲。則以欲忘道矣。

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。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。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倡和有應。回邪曲直。各歸其分。而萬物之理。

各以類相動也。

此推淫樂和樂之由。以起下文也。分善惡之分限也。凡樂所由興。未有不始於聲與氣之相為感應者。故姦聲感人。則逆氣應之。逆氣積而成象。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。則順氣應之。順氣積而成象。而和樂興焉。惟倡和各有其應。故回邪曲直。各歸於其分。而萬物之理。亦莫不以類相動也。然則君子得不慎其所以感之者與。案淫者和之反也。知萬物之理。

以類相動。則中和位育皆實事矣。

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。比類以成其行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。淫樂慝禮不接心術。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。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

此言君子內外交養以為作樂之本也。反復也。物理以類相動。是故君子知志之移於情。則反其情之正以和其志。知行之因乎類。則比其類之善以成其行。姦聲亂色不使留於

聰明。淫樂慝禮不使接於心術。惰慢邪辟之氣不使設於身體。凡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於順正以行其義。則志和行成而樂之本立矣。真氏德秀曰。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。內外交致其功而已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。所以養其外也。淫樂慝禮不接心術。所以養其內也。外無聲色之誘。則內亦正矣。內無淫慝之感。則外亦正矣。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。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。二者不得設於身體。則

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
正以行其義而所以自養者備矣。

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
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
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
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
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
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
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。

宮

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。五色謂角配青
徵配赤宮配黃商配白羽配黑也。八風謂八
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正北曰廣莫風從
黃鍾之律冬至之氣也東北曰條風從大呂
太簇之律大寒驚蟄之氣也正東曰明庶風
從夾鍾之律春分之氣也東南曰清明風從
姑洗仲呂之律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曰景
風從蕤賓之律夏至之氣也西南曰涼風從
林鍾夷則之律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曰閭

闔風從南呂之律。秋分之氣也。西北曰不周風。從無射應鍾之律。霜降小雪之氣也。度謂律度。自一至百言多也。數者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也。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爲經。卽禮運還相爲宮也。清明也。作樂之本既立。然後發之以聲音。而文之以琴瑟。動之以干戚。飾之以羽旄。從之以簫管。用是昭宣盛德而奮其光輝。感通陰陽而動其和。

氣贊相生成而著其物理。是故其聲之清明象天。其體之廣大象地。其序之終始象四時。其節之周還象風雨。五色則成文而不亂。八風則從律而不姦。百度則得數而有常。音之小大相成。律之終始相生。倡和清濁。更迭而相爲經。故樂之教行而倫理咸清。以之治己。則耳目聰明。血氣和平。以之治人。則移風易俗。天下皆寧。而樂之功效極矣。案清明廣大至德之光也。終始周旋。四氣之和也。五色成

文以下。萬物之理也。推其效。至於天下皆寧。亦祇以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

故曰。樂者樂也。君子樂得其道。小人樂得其欲。以道制欲。則樂而不亂。以欲忘道。則惑而不樂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。廣樂以成其教。樂行而民鄉方。可以觀德矣。

此總結上文而又以起下文也。方猶道也。君子脩身以養和。作樂以宣化如此。故曰。樂者生於人心之所樂也。而所以為樂者不同。君

子則樂得其道。小人則樂得其欲。惟以道制欲。則和樂而不至於亂。若以欲忘道。則惑溺而終於不樂。是故君子反情之正以和其志。而立樂之本。廣樂之理以成其教。而達樂之用。至於樂教既行。民知鄉道。而君子之德可以觀矣。程子曰。人雖不能無欲。然當有以制之。無以制之。而惟欲之從。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。

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二

樂記

德者性之端也。樂者德之華也。金石絲竹。樂之器也。詩言其志也。歌咏其聲也。舞動其容也。三者本於心。然後樂器從之。是故情深而文明。氣盛而化神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。惟樂不可以為偽。

此承上觀德而言樂之所本也。觀樂之所以知德者。蓋以人心之德。實出於性。乃性之端

緒也。所作之樂。實章乎德。乃德之英華也。金石絲竹。雖德性之所寓。而實不過樂之器也。詩以言其志。歌以咏其聲。舞以動其容。此三者皆本於心。然後有金石絲竹以飾其聲。干戚羽旄以飾其容。而樂器從之。是故情之深者。文必明。氣之盛者。化必神。惟和順積於中。而後英華發於外。則樂之不可以爲僞也。審矣。

樂者心之動也。聲者樂之象也。文采節奏。聲之飾也。君子動其本。樂其象。然後治其飾。是故先鼓以警戒。三步以見方。再始以著往。復亂以飭歸。奮疾而不拔。極幽而不隱。獨樂其志。不厭其道。備舉其道。不私其欲。是故情見而義立。樂終而德尊。君子以好善。小人以聽過。故曰。生民之道。樂爲大焉。

此言樂舞之理。有關於世道之大也。文采。樂之威儀也。往。進也。亂。如云關雎之亂。謂終也。歸。舞畢而退就位也。拔。如拔來報往之拔。謂

言言角卷之四十一
二
疾也。聽審也。樂者。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也。發於氣而有聲。是樂之象也。播於器而有文。采節奏。是聲之飾也。君子平心以動其本。和聲以樂其象。然後備物以治其飾。是故樂將作。必先擊鼓以動衆聽。舞將作。必先三舉步以示方法。一節終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。既進而又終。則復擊鐃以謹其退。惟情餘於文。故奮疾而不拔。惟情見乎文。故極幽而不隱。以之爲己。則獨樂其志而不厭其道。以之爲人。

則備舉其道而不私其欲。是故其始也。情見而義立。則作樂之體豫矣。其既也。樂終而德尊。則教人之用彰矣。君子以感發其善良。小人以省觀其邪慝。故古語所云。生民之道。樂爲大者。蓋以是焉。陳氏澔曰。此章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。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。以明伐紂之事。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。十三年伐紂。其誤久矣。
樂也者。施也。禮也者。報也。樂樂其所自生。而禮

反其所自始。樂章德。禮報情。反始也。

此言禮樂所主之義也。自由也。樂也者。至愛從心而出。其道主於施也。禮也者。品節稱情而立。其道主於報也。樂以樂其所自生。禮以反其所自始。是非徒外之文也。章著其在內之德。故樂以象之。報答其情而反其始。故禮以則之也。案樂所自生。反所自始。即孟子所謂禮樂之實。事親從兄是也。

所謂大輅者。天子之車也。龍旂九旒。天子之旌

也。青黑緣者。天子之寶龜也。從之以牛羊之羣。則所以贈諸侯也。

此言天子待諸侯之禮也。車服器物。用各有等。所謂大輅者。或金象或革木。乃天子之車也。畫龍於旂。以象變化。九旒。以象陽數。乃天子之旌也。龜以青黑為緣飾者。乃天子之寶龜也。然車旂守龜。有功德者皆得受賜。又從之以牛羊之羣。則天子所以贈諸侯也。案此節。舊即以為禮報之事。實與上下文不相聯

屬。蓋錯簡也。

樂也者。情之不可變者也。禮也者。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。禮辨異。禮樂之說。管子人情矣。

此言禮樂之定體。而因及其用之大也。樂也者。以和爲主。乃情之得正而不可變者也。禮也者。以序爲主。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。以合其情。禮辨異。以明其分。是故人情有同有異。而禮樂之說。實管攝乎人情。而莫能外矣。

窮本知變。樂之情也。著誠去僞。禮之經也。禮樂。負天地之情。達神明之德。降興上下之神。而凝是精粗之體。領父子君臣之節。

此由禮樂之本體。而推功效以明制作之妙也。負。猶依象也。降。下也。興。猶出也。凝。成也。精粗。萬物大小也。領。猶理治也。樂。唯爲情之不可變。故窮其本而知其變。使反異以歸同者。乃大樂自然之情也。禮。唯爲理之不可易。故著其誠而去其僞。使釋回而增美者。乃大禮

當然之經也。由是觀之。禮樂有以倣象乎天地之情。通達乎神明之德。用之於祭。則能降興上下之神。而正其萬物大小之體。理治父子君臣之節。所謂禮樂之管乎人情者如此。朱子曰。禮之誠。便是樂之本。

是故大人舉禮樂。則天地將為昭焉。天地訢合。陰陽相得。煦嫗覆育萬物。然後草木茂。區萌達。羽翼奮。角觫生。蟄蟲昭蘇。羽者嫗伏。毛者孕鬻。胎生者不殯。而卵生者不殯。則樂之道歸焉耳。

殯

此言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也。煦。蒸也。嫗。育也。屈生曰區。角無觫曰觫。觫謂角外皮之滑澤者。處暗而忽明曰昭。幾死而復生曰蘇。卵生曰嫗。伏。胎生曰孕。鬻。禮樂之為道。不惟管人情而已。聖人在天子之位而為大人。其舉用禮樂。則以序召序。以和召和。將天地化育之功。無不為之昭著焉。天陽地陰。訢合相得。天以氣煦物而職覆。地以形嫗物而主育。然後植物各遂其生。而草木暢茂。區萌條達。動物

各遂其生。而羽翼奮飛。角觫生長。蟄蟲昭蘇。羽者體伏而生子。毛者妊孕而鬻子。胎生者不至於殞敗。卵生者不至於殞裂。皆大人作樂以導和之所致也。則其功惟樂之道歸焉耳。一說爲昭者言其理察乎上下也。天地訢合以下。則是至和之感。而萬物育焉矣。

樂者。非謂黃鍾大呂。弦歌干揚也。樂之末節也。故童者舞之。鋪筵席。陳尊俎。列籩豆。以升降爲禮者。禮之末節也。故有司掌之。樂師辨乎聲詩。

故北面而弦。宗祝辨乎宗廟之禮。故後尸。商祝辨乎喪禮。故後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。藝成而下。行成而先。事成而後。是故先王有上有下。有先有後。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。

此言禮樂有本。而尤爲君子所當務也。揚鉞也。有司如周禮司几筵。司尊罍。籩人。豆人之屬。北面位之卑也。商祝習知殷禮者。殷尚質。喪禮以質爲主。故兼用殷禮也。禮樂之道。昭宣化育。誠以樂主於和。非謂黃鍾大呂。弦歌

之聲。干揚之舞而已也。此聲與容特樂之末節。故童者舞之。禮主於敬。非謂鋪設筵席。陳薦尊俎。列供籩豆。以升降爲禮而已也。此器與文特禮之末節。故有司掌之。樂師但能辨曉乎聲。詩。故北面而弦。宗祝但能辨曉乎宗廟。詔相之禮。故後於尸。商祝但能辨曉乎死喪。擯相之禮。故後於主人。蓋德成者兼乎藝而居上。藝成者不必有德而居下。行成者兼乎事而居先。事成者不必有行而居後。是故

先王有上有下。有先有後。然後本末具舉。乃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也。案此又申言樂有本原。而不在于聲容之迹。前旣以明聖之沿革明之。此復以德藝之貴賤證之也。

魏文侯問於子夏曰。吾端冕而聽古樂。則唯恐臥。聽鄭衛之音。則不知倦。敢問古樂之如彼。何也。新樂之如此。何也。子夏對曰。今夫古樂。進旅退旅。和正以廣。弦匏笙簧。會守拊鼓。始奏以文。復亂以武。治亂以相。訊疾以雅。君子於是語。於

是道古。脩身及家。平均天下。此古樂之發也。

此言古樂之所發。而并及其功效也。文侯名

斯。端冕。端衣元玄裳。而加冕也。旅。羣列貌。會。合

也。守。相守而未作也。拊。即相也。以韋為表。裝

之以糠。亦鼓類也。以其輔相於樂。故又謂之

相。鼓聲為陽。故謂之文。鏡聲為陰。故謂之武。

亂者。卒章之節。訊亦治也。雅。即祝也。魏。文侯

嘗問於子夏曰。吾端冕而聽古樂。則心厭之。

而唯恐臥。聽鄭衛之音。則心好之。而不知倦。

衛聽

敢問古樂之所以如彼何也。新樂之所以如

此何也。子夏對曰。今夫古樂。其舞則旅進旅

退而不雜。其聲則和正以廣而不姦。舉弦匏

笙簧會守拊鼓而不紊。方樂之始奏。則擊鼓。

舞之將終。則擊鏡。樂之亂。則治以相。舞之疾

則治以祝。故其一終也。有義理事實以貫乎

其中。君子於是講論善道。即於是稱說古人。

以之自治。則脩身而次及於家。推之則有以

平均天下。此古樂之發於外者也。周子曰。古

聖王制禮法。脩教化。三綱正。九疇敘。百姓大和。萬物咸若。作樂以宣八風之氣。以平天下之情。故樂聲澹而不傷。和而不淫。入其耳。感其心。莫不澹且和焉。澹則欲心平。和則躁心釋。優柔平中。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。治之至也。是謂道配天地。古之極也。

今夫新樂。進俯退俯。姦聲以濫。溺而不止。及優侏儒。獫狁子女。不知父子。樂終不可以語。不可以道古。此新樂之發也。

此言今樂之異於古樂也。俯曲也。優謂俳優雜戲之人。侏儒人之短小者。獫狁獼猴也。子夏言。今夫新樂則不然。進俯退俯。容之陋也。姦聲滌濫。溺而不反。聲之淫也。甚而至於俳優侏儒。狀若獼猴。間雜於子女之中。而絕不知有父子之禮矣。故作樂雖終。既無義理。而不足以講論。又無事實。而不足以道古。此新樂之發於外者也。案樂分今古。兩言發者。由其根本異也。

今君之所問者樂也。所好者音也。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。文侯曰：敢問何如？子夏對曰：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，民有德而五穀昌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。此之謂大當。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爲紀綱。紀綱既正，天下大定。天下大定，然後正六律，和五聲，弦歌詩頌。此之謂德音。德音之謂樂。詩云：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順克俾。俾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于孫子。此之謂也。

此言樂與音有異，而先明古樂所由作也。當謂不失其序，祥亦妖也。大當謂大化均調也。小爲紀，大爲綱。俾，詩作比。俾于至于也。施，延也。子夏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如此。今君之所問者雖樂也，而所好者則音也。夫樂之與音相近而實有不同。文侯曰：敢問其所以不同者何如？子夏對曰：古者聖人在位，和氣交通，天地順而四時各當，民有德而五穀咸昌，疾疢妖祥泯而不作。此之謂大當而禮教可

興。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。以爲人道之紀。綱。紀。綱。既。正。則。親。疎。有。序。尊。卑。有。等。而。天。下。大。定。天。下。大。定。而。樂。教。可。行。然。後。正。六。律。以。和。五。聲。理。弦。歌。以。播。詩。頌。凡。中。聲。所。止。無。非。盛。德。之。形。容。此。之。謂。德。音。夫。唯。德。音。斯。謂。之。古。樂。所。以。與。音。相。近。而。不。同。也。大。雅。皇。矣。之。詩。云。王。季。有。莫。然。清。靜。之。德。而。發。爲。莫。然。清。靜。之。音。蓋。其。爲。德。也。克。明。乎。理。而。又。能。類。推。其。餘。克。長。乎。人。而。又。能。君。臨。其。衆。以。之。王。此。

大邦則克順而有以和其民。克比而有以親其民。至於文王。其生安之德。靡有所悔。是以既受上帝之福祉。而更施及於孫子焉。詩之所云。卽此德音之謂也。案引詩借證德音二字。本不甚切於樂。而必盡其詞者。勉君故也。今君之所好者。其溺音乎。文侯曰。敢問溺音何從出也。子夏對曰。鄭音好濫淫志。宋音燕女溺志。衛音趨數煩志。齊音敖辟驕志。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。是以祭祀弗用也。

此言新樂所由起也。趨數迫促而疾速也。子夏言古樂之原於德音如彼。今君之所好者其淫溺之音乎。文侯曰敢問溺音何所從出也。子夏對曰如鄭音之好濫由其志之淫。宋音之燕女由其志之溺。衛音之趨數由其志之煩。齊音之教辟由其志之驕。四者雖有淺深。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。是以祭祀屏而弗用也。陸氏佃曰前言所好者音。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。是引其君有漸也。蓋詞不迫而意

已篤至。古之人多如此。

詩云。肅雍和鳴。先祖是聽。夫肅肅敬也。雍雍和也。夫敬以和。何事不行。為人君者。謹其所好惡而已矣。君好之。則臣爲之。上行之。則民從之。詩云。誘民孔易。此之謂也。

此言古樂爲用之大。而人君當慎其好惡也。誘。詩作牖。子夏言。溺音旣不用於祭祀。則所用者必正聲也。周頌有瞽之詩云。肅雍和鳴。先祖是聽。夫所謂肅者。言其音之肅然而敬。

也。所謂雍者。言其音之雍然而和也。夫敬以和。則體信達順。而何事不可行哉。故為人君者。於音樂之為淫為正。亦惟謹其好惡焉而已矣。君好之。臣即效而為之。上行之。民即率而從之。其感應之速。如大雅板之詩所云。誘民孔易者。正此謂也。案敬以和者。禮樂一原故也。上行下效。乃移風易俗之機。故好惡不可以不慎。

然後聖人作為鞀鼓。控楬。壎箎。此六者德音之

音也。然後鐘磬。竽瑟。以和之。干戚。旄狄。以舞之。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。所以獻酬醕酢也。所以官序貴賤。各得其宜也。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。

此言聖人能謹其好惡。以作樂。而用無不宜也。鞀。如鼓而小。與鼗同。控。楬。敵也。壎。六孔。燒土為之。箎。截竹為之。干。盾。戚。斧也。旄。旄牛尾。狄。翟雉羽也。子夏言。唯聖人有見於德音之當好。溺音之當惡。於是作為革音之鞀鼓。

木音之柷。土音之壎。竹音之箎。此六者音皆質素。與德相稱。乃古者德音之音也。然後越之金石爲鐘磬。播之匏絲爲竽瑟以和之。武用干戚。文用旄狄以舞之。如此則聲容兼備。所以祭先王之廟。而幽足以交於神也。所以奏之燕饗。而獻酬醕酢。明足以交於人也。所以行之朝廷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也。所以示之後世。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。案樂以鐘磬爲紀綱。以琴瑟笙竽爲音奏。其

執鼓控柷。則所以節樂。壎箎亦竽笙簫管之次。而此乃特表六器以爲德音之音者。蓋先質後文。樂而有節之意。此所以樂至而禮亦至也。

鐘聲鏗。鏗以立號。號以立橫。橫以立武。君子聽鐘聲。則思武臣。石聲磬。磬以立辨。辨以致死。君子聽磬聲。則思死封疆之臣。絲聲哀。哀以立廉。廉以立志。君子聽琴瑟之聲。則思志義之臣。竹聲濫。濫以立會。會以聚衆。君子聽竽笙簫管之

聲。則思畜聚之臣。鼓鼙之聲。謹。謹以立動。動以進衆。君子聽鼓鼙之聲。則思將帥之臣。君子之聽音。非聽其鏗鏘而已也。彼亦有所合之也。

此言聽樂之道也。號。號令也。橫。充滿也。聲。磬之聲。當作罄。言其聲磬磬然也。廉。廉隅也。濫者。孽聚之義。畜聚之臣。謂節用愛人。容民畜衆者。非謂聚斂之臣也。謹。謹囂也。子夏言古樂之足以感人也久矣。聽之而恐臥者。亦未有得於心耳。是故鐘聲鏗以遠達而立號。號

令嚴。斯氣盛而可以立橫。橫。斯奮發而可以立武。故君子聽鐘聲。則思得武臣。石聲磬以堅確而立辨。辨。義斯決以致死。故君子聽磬聲。則思得死封疆之臣。絲聲哀以細密而立廉。廉。斯有分辨而可以立志。故君子聽琴瑟之聲。則思得志義之臣。竹聲濫以繁雜而立會。會。斯廣有所及而可以聚衆。故君子聽竽笙。簫管之聲。則思得畜聚之臣。鼓鼙之聲。謹以振作而立動。動。斯勇往而可以進衆。故君

子聽鼓鼙之聲。則思得將帥之臣。然則君子之聽音。固非特聽其鏗鏘而已。彼亦必有所契合於心。是以各致其思而不能已也。案樂器之音。所以昭德。所以導和。而子夏乃云然者。蓋恐文侯湛於淫樂。而忽封疆之憂。惑於聲色。而忘文武之士也。

賓牟賈侍坐於孔子。孔子與之言及樂。曰。夫武之備戒之已久。何也。對曰。病不得其衆也。咏歎之。淫液之。何也。對曰。恐不逮事也。發揚蹈厲之。

已蚤。何也。對曰。及時事也。武坐致右憲左。何也。對曰。非武坐也。

此言大武之樂。而問其舞與聲之所由起也。

賓牟賈。姓賈。名咏歎。長聲而歎也。淫液。流連不絕之貌。憲。法也。賓牟賈。蓋古之知樂者。嘗侍坐於孔子。孔子與之言。而及樂。曰。夫武王大武之舞。必先擊鼓。而備戒之已久者。何也。賈對曰。惟武王伐紂。憂不得士心。故先鼓戒士衆。久而後出。今舞者。蓋象此也。問備戒之餘。

歌者必咏歎之淫液之何也。對曰：武王恐四方諸侯或心未必皆順，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。問：初舞時，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，其太蚤何也？對曰：象及時成功而不容緩也。問：武舞者，有時而坐，招右列之人，如左法而皆坐者，何也？對曰：武王初得天下，未敢寧居，此疑其本非武坐也。案：咏歎淫液，非舞者自歌也。蓋堂下自舞，而堂上歌以應之，所謂歌言其志，舞動其容，故合之而當日之事可見也。憲

讀

舊讀作軒。言舞者之跪，右足至地而左足軒仰也。此左右，即下文分左分右之謂。恐非指左右兩足也。

聲淫及商，何也？對曰：非武音也。子曰：若非武音，則何音也？對曰：有司失其傳也。若非有司失其傳，則武王之志荒矣。子曰：唯丘之聞諸萇弘，亦若吾子之言，是也。

此言商聲之誤其傳，以明武王之心也。商者，西方殺伐之聲，舊謂貪商者非是。唯，語辭，萇

弘周大夫孔子言武樂之聲有淫液而及於商調者何也。賈對曰此決非武樂之音也。問既非武音則是何音也。對曰此由典樂之官失其傳故也。若非有司之失而果係武音則。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繆矣。孔子因曰唯某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。其言是也。案聲淫及商。謂歌奏之聲雜以商調也。國語引武王牧野之事音皆尚宮。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。故賈以為有司失其傳也。

宮

賓牟賈起。免席而請曰。夫武之備戒之已久。則既聞命矣。敢問遲之遲而又久。何也。子曰。居。吾語女。夫樂者象成者也。總干而山立。武王之事也。發揚蹈厲。大公之志也。武亂皆坐。周召之治也。

此言孔子因賈問而明武樂之義也。上遲字待也。亂樂之卒章也。賓牟賈於是乎起。避席而更請曰。夫舞之初。備戒已久。賈言之而夫子不以爲非。則既聞命矣。敢問其終。舞者若

有所待而立於綴。遲而又久者何也。子曰。居。吾以語汝。夫樂者所以象成功也。當將舞時。總持干盾。如山之嶷立。此武王之事也。發揚蹈厲之已蚤。乃大公之志也。武舞將終。左右皆坐而無事於武。則周公召公之治也。案武王之事。詩所謂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者也。大公之志。詩所謂維師尚父。時維鷹揚者也。賈雖知其意而未能指其實。又疑左右竝坐之非。故夫子復從初告之。

且夫武始而北出。再成而滅商。三成而南。四成而南國是疆。五成而分周公左。召公右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。夾振之而駟伐。盛威於中國也。分夾而進。事蚤濟也。久立於綴。以待諸侯之至也。此總言武舞之始終。而申明遲久之意也。成猶奏也。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。駟當作四。一擊一刺爲一伐。孔子言且夫武之舞也。始而北出。則備戒而總干山立時也。再成象克紂而滅商。則發揚蹈厲時也。三成象克商而南

反。四成象克商以後。而於南方之國。是爲疆
理。五成而分爲左右。以象周召。則武亂皆坐
時也。六成復於綴。以象天子尊居。則樂終而
德尊。而所謂遲之又久者。在此時矣。凡武樂
之序如此。自北出以後。二人夾舞者。振鐸爲
節。而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。以象威服中國
也。舞者分夾而進。不復遲留。以象功之蚤成
也。六成復綴而久立者。則象武王之有文德。
以待諸侯之自歸也。案三成而南。五成而分

周公左召公右。此舞之所以有南籥。詩之所
以有周南召南也。久立以待諸侯。卽書所謂
垂拱而天下治者。此正答遲久之問。故下文
復詳推之。舊注以復綴久立與備戒已久爲
一事。則無復倫次。而語脈俱不可通矣。

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。武王克殷反商。未及
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。封帝堯之後於祝。封
帝舜之後於陳。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。投
殷之後於宋。封王子比干之墓。釋箕子之囚。使

之行商容而復其位。庶民弛政。庶士倍祿。

此言武王崇聖賢。厚臣民之事也。反商。卽武成篇所謂反商政。政由舊也。投者。舉而從置之也。商容。商之賢臣。行猶視也。政。卽王制不從政之政。孔子言。且夫遲久之義。有未易以一言盡者。女獨未聞牧野以後記事之語乎。武王旣克殷。反商政。當其未及下車。卽思所以備三恪者。而封黃帝之後於蓊。封帝堯之後於祝。封帝舜之後於陳。下車。卽思所以存

二代者。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。投殷之後於宋。并積土而封王子比干之墓。解釋箕子之囚。使人巡求商容之所處。而追復其位。於庶民則弛息其征役。於庶士則倍增其祿入。凡恩之及於帝王臣庶者如此。陳氏澔曰。投宋在成王時。此蓋因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。而類言之。

濟河而西。馬散之華山之陽。而弗復乘。牛散之桃林之野。而弗復服。車甲衅而藏之府庫。而弗

復用。倒載干戈。包之以虎皮。將帥之士。使爲諸侯。名之曰建橐。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

此言武王偃武之事也。載人曰乘。載物曰服。衅與釁同。以血塗之也。凡載兵之法。皆刃向外。倒載者。刃向國。不與常同也。名命也。建讀爲鍵。籥壯也。兵甲之衣曰橐。孔子言武王於是乎濟河而西。歸於鎬京。馬卽散之華山之陽。而弗復乘。牛卽散之桃林之野。而弗復服。

車甲則衅以血。藏之府庫。而弗復用。干戈則倒載。而包以虎皮。將帥之士。則使其有分土。而爲諸侯。且命之曰。自此其鍵兵橐弓。與民休息。然後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案傳曰。止戈爲武。武王以武定天下。而克商之後。卽曠然偃武而不疑。此周道所以比隆於堯舜也。

散軍而郊射。左射狸首。右射騶虞。而貫革之射息也。裨冕搢笏。而虎賁之士說劍也。祀乎明堂

而民知孝。朝覲。然後諸侯知所以臣。耕籍。然後諸侯知所以敬。五者天下之大教也。

此言武王脩文之事也。革甲鎧也。裨衣衮之屬也。孔子言武王偃武之後。繼以脩文。於是乎散放軍伍而習射於郊。在左而射。歌豸首以爲節。在右而射。歌騶虞以爲節。而軍射之主於貫革者。從此息也。裨衣冠冕。搢笏於帶。而虎賁之士。皆因之而說劍也。不寧唯是。又崇祀文王於明堂。而民乃知孝。制爲朝覲之

禮。而後諸侯知所以臣。舉行耕籍之典。而後諸侯知所以敬。此五者乃天下之大教也。案貫革之射息。如言射不主皮矣。大射三侯北面東上。故豸首爲左。騶虞爲右。

食三老五更於太學。天子袒而割牲。執醬而饋。執爵而酌。冕而總干。所以教諸侯之弟也。若此。則周道四達。禮樂交通。則夫武之遲久。不亦宜乎。

此言養老之教。而總結武舞所以遲久之意。

也。醕。食畢而以酒盪口也。孔子言武王食三老五更於太學。以天子之尊。親爲之袒而割牲。執醬而饋。執爵而醕。以致其養。爲之戴冕而總干。以致其樂。此所以敬老而教諸侯之弟也。惟武王當日崇聖賢。厚臣民。偃武事。脩文教。雍容詳盡若此。故周道旁行而四達。禮樂翔洽而交通。蓋有以德服人而庶幾乎恭己無爲之化者。則夫武之遲而又久。不亦宜乎。合而觀之。其始也備戒之久。以見聖人無

尚武之心。其終也立綴之久。以見聖人唯德化之務。其間所謂發揚蹈厲。盛威中國者。亦皆不俄頃而功成。此所以商聲之淫。必知其非武聲。而左右皆坐。正所以爲武坐也。

致

君子曰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致樂以治心。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。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。樂則安。安則久。久則天。天則神。天則不言而信。神則不怒而威。致樂以治心者也。致禮以治躬。則莊敬。莊敬則嚴威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。而鄙

詐之心入之矣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易慢之心入之矣。

此言禮樂之切於身心。而不可斯須去也。致者。推而極之之謂。子諒。韓詩外傳作慈良。君子曰。禮樂和序之理。有不可以斯須或去諸身者。蓋樂由中出。故致樂以治心。而一於和。則易直子諒之心。油然而生矣。易直子諒之心。既生。則善端充。長而樂。樂則心理相浹。而安。安則自得之固。而久久。則無所勉強。而天。

天則不可思議。而神。惟其天。故不言而自信。惟其神。故不怒而自威。所謂致樂以治心者。也。禮自外作。故致禮以治躬。而密密於節。則自然莊敬。莊敬則自然嚴威。若其心中有斯須之和不樂。而鄙詐之心乘而入之矣。外貌有斯須之不莊不敬。而易慢之心乘而入之矣。洵乎禮樂不可以斯須去也。朱子曰。心要平易。無艱深險阻。所以說不和不樂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。不莊不敬。則易慢之心入之矣。

入之一字。正見得外誘使然。非本心實有此惡。雖非本有。然心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。則非心而何。

故樂也者。動於內者也。禮也者。動於外者也。樂極和。禮極順。內和而外順。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。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故德輝動於內。而民莫不承聽。理發諸外。而民莫不承順。故曰。致禮樂之道。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。

此推治心治躬之由。而并言其效也。輝與輝同。樂也者。乃由人心之和。動於內而作者也。禮也者。乃由此理之順。動於外而制者也。致樂則極其和。致禮則極其順。內和而外順。則民瞻其顏色。相感於一和而弗與爭也。望其容貌。相感於一順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是故有得於樂。則德輝動於內。而民莫不承聽。有得於禮。則理發諸外。而民莫不承順。故曰。致禮樂之道。卽舉此而措之天下。吾知其無難矣。案顏色發於心。容貌形於身。亦分承內外而

言。

樂也者動於內者也。禮也者動於外者也。故禮主其減。樂主其盈。禮減而進。以進爲文。樂盈而反。以反爲文。禮減而不進。則銷。樂盈而不反。則放。故禮有報而樂有反。禮得其報。則樂。樂得其反。則安。禮之報。樂之反。其義一也。

此言禮樂有相濟之道也。樂由中出而動於內。禮自外作而動於外。故禮者擗節退讓。主於收斂而減殺。樂者欣喜歡愛。主於宣播而

盈滿。然禮雖主於減。人則當自勉強而以進爲文。樂雖主於盈。人則當自抑止而以反爲文。蓋禮減而不進。則威儀必至於銷鑠。樂盈而不反。則意氣必至於放縱。故禮有以爲減之報。而樂有以爲盈之反。禮得其報。則返諸心而樂。樂得其反。則循乎理而安。禮之報。樂之反。二者相須。總歸於無過不及。其爲當然之義一也。程子曰。禮樂只在進反之間。便得性情之正。朱子曰。禮主其減者。禮主於擗節

退避檢束。然以其難行。故須勇猛力進始得。故以進爲文。樂主其盈者。樂主於舒暢發越。然一向如此。必至於流蕩。故以反爲文。禮之進。樂之反。便得情性之正。

夫樂者樂也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於聲音。形於動靜。人之道也。聲音動靜。性術之變。盡於此矣。故人不耐無樂。樂不耐無形。形而不爲道。不耐無亂。先王恥其亂。故制雅頌之聲。以道之。使其聲足樂而不流。使其文足論而不息。使

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。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

此言樂之因人心而作。而有以正其性術也。夫樂者。乃生於情之所樂。而人所不能免也。人情有所樂。必發於聲音。而爲詠歌。形於動靜。而爲舞蹈。道固然也。有聲音動靜。則性術感通之變。盡見於此矣。故人情不能無樂。樂不能不形於外。形而不爲道。則不能無亂。惟

先王恥其亂也。故制爲雅頌之聲。以道迪之。使其聲足樂。而不至於流放。使其文足論。而不至於怠息。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。或宛轉而曲。或徑出而直。或豐而繁。或殺而瘠。或稜隅而廉。或圓滑而肉。或止而節。或作而奏。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。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。是乃先王立樂之方也。案其文足論。卽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也。蓋古人之爲樂者。必有事實而非虛詞。故可以講論而知其意。如

孔子之說大武。其一端也。

是故樂在宗廟之中。君臣上下同聽之。則莫不和敬。在族長鄉里之中。長幼同聽之。則莫不和順。在閨門之內。父子兄弟同聽之。則莫不和親。故樂者。審一以定和。比物以飾節。節奏合以成文。所以合和父子君臣。附親萬民也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

此言樂之有益於倫理也。一者心也。樂因人心而作。故足感乎人心。而以和召和。如君臣

上下之貴於敬也。長幼之貴於順也。父子兄弟之貴於親也。固也。有樂以在於宗廟之中。而聽之者莫不和敬。在於族長鄉里之中。而聽之者莫不和順。在於閨門之內。而聽之者莫不和親。則樂之爲益遠矣。故樂者必審情之一以定其和。然後比物之殊以飾其節。至於節奏之合。若五色相間而成文。則樂之和極矣。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而倫紀脩明。附親萬民而人心悅服也。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。案此言先王作樂。達於鄉黨閭巷閨門。此所以風移而俗易也。關雎之詩。用之鄉人邦國。亦是如此。

故聽其雅頌之聲。志意得廣焉。執其干戚。習其俯仰。詘伸。容貌得莊焉。行其綴兆。要其節奏。行列得正焉。進退得齊焉。故樂者。天地之命。中和之紀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

此言詩樂之所關者大。以申結上文之意也。綴。表也。所以表行列也。兆。域也。舞者進退所

至也。立樂之方如此。故聽其雅頌之聲。有所感發而想慕。則志意得廣焉。執其干戚以爲容。習其俯仰詘伸以爲禮。則容貌得莊焉。依其綴兆之所定。隨其節奏之所宜。則行列得正焉。進退得齊焉。故推其極而言之。則樂之所關爲至大。乃天地之命。中和之紀之所在。而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。案命注云。教命紀是總要之名。蓋天地之命。卽易所謂太和也。性情得樂而後安。故曰中和之紀。

夫樂者。先王之所以飾喜也。軍旅鈇鉞者。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。喜則天下和之。怒則暴亂者畏之。先王之道。禮樂可謂盛矣。

此論樂而兼及禮。以總結章首之意也。禮有五。軍居其一。故以軍旅鈇鉞言禮。儕類也。夫樂者。先王之所以飾喜而宣其豫也。軍旅鈇鉞者。先王之所以飾怒而建其威也。故先王之喜怒必當理而各從其類焉。惟非善不喜。

斯喜而天下和之。惟非惡不怒。斯怒而暴亂者畏之。先王治天下之道。禮樂其可謂至盛矣。方氏慤曰。喜合乎樂。則非作好也。怒合乎禮。則非作惡也。五禮特言軍者。對喜而言怒故也。

子贛見師乙而問焉。曰。賜聞聲歌各有宜也。如賜者宜何歌也。師乙曰。乙賤工也。何足以問所宜。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。寬而靜。柔而正者。宜歌頌。廣大而靜。疏達而信者。宜歌大雅。恭

儉而好禮者。宜歌小雅。正直而靜。廉而謙者。宜歌風。肆直而慈愛者。宜歌商。溫良而能斷者。宜歌齊。夫歌者。直己而陳德也。動己而天地應焉。四時和焉。星辰理焉。萬物育焉。

此言歌詩陳德之理。而并推其應也。師乙樂師名乙。四詩唯頌爲正。餘皆有正有變。師乙所稱。俱指正者言之。直己。謂直而行之。畧與率性相似。人之氣稟不同。故德性亦異。先王之世。使各因其性之所近。而歌其所宜之詩。

所以保德也。是以子貢見師乙而問焉。曰：賜聞聲歌之意蘊，與人之德性，各有所宜。如賜者，宜何所歌也？師乙曰：乙，賤工也，何足以知子所宜？請爲誦述其所聞者。而吾子自執焉，可乎？聞之寬大而不妄動，柔順而不詭隨者，則宜歌頌。廣大而不撓於動，疏通而不失之誣者，則宜歌大雅。恭儉而能好禮者，則宜歌小雅。正直而安靜，廉介而謙遜者，則宜歌風。肆直而濟之以慈愛者，則宜歌商。溫良而濟

之以決斷者，則宜歌齊。夫歌者，先直己以敷陳其德，然後以歌涵養而保全之。至動己而有得於中，則心和氣順，而天地應之，而位四時得序，而和星辰不忒，而理萬物各正而育。皆有感通於一氣者。蓋詩歌之爲益如此。案國風雅頌，凡三言靜者，非靜則不能涵泳而深造也。動己者，天理流行之意。

故商者，五帝之遺聲也。商人識之，故謂之商。齊者，三代之遺聲也。齊人識之，故謂之齊。明乎商

之音者。臨事而屢斷。明乎齊之音者。見利而讓。臨事而屢斷。勇也。見利而讓。義也。有勇有義。非歌孰能保此。

此申言商齊聲歌之益也。商人疏謂宋人。宋是商之後。保猶安也。師乙言國風雅頌。人皆知其所由作矣。至若商者。乃五帝所遺之聲也。商人述而識之。故謂之商。齊者。乃三代所遺之聲也。齊人述而識之。故謂之齊。明乎商之音者。則是非立辨。自能臨事而屢斷。明乎

齊之音者。則取與必明。自能見利而讓。夫臨事而屢斷。乃勇之德也。見利而讓。乃義之德也。勇與義。雖我固有之。然非歌其孰能保全乎此者。案商齊之歌。非徒濟其偏而已。蓋皆因其德而成之。肆直而能慈愛。則固有斷而不至傷物者。溫良而能斷。則固有讓而不至失己者。歌足以保其久而不變。所謂成於樂者是也。

故歌者。上如抗。下如墜。曲如折。止如橐木。倨中

矩。句中鉤。累累乎端如貫珠。故歌之爲言也。長言之也。說之。故言之。言之不足。故長言之。長言之不足。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。故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子貢問樂。

此言歌之音節與其名義也。倨方也。舊注微曲者非。句微曲也。子貢問樂。題上事也。師乙言歌之聲。有斗然而升者。則上如抗。有頓然而落者。則下如墜。其轉音之清。則曲如折。其收音之靜。則止如橐木。有安置整齊而方者。

則倨中矩。有宛轉迴環而圓者。則句中鉤。其聲氣密聯。而句字明潔。則累累乎相續而端正。如貫珠。音節如此。可謂妙矣。抑又有其名義焉。夫歌之爲言。長言之也。原其初。則心感於物而說。故言之。言不足以發其所說。故長言之。而歌於是乎作焉。至於長言之。而又不足。則形於聲。與氣而嗟歎之。嗟歎之。而又不足。則形於手之舞。足之蹈。而不知誰之所爲矣。凡乙所聞詩歌之義如此。案歌由心生。至

於手舞足蹈。則舞之理亦有不外於是者。此
篇先儒或以爲公孫尼子次撰。其言樂也。通
天地。貫人情。辨政治。前後互相發明。而詞達
理粹。蓋孔門之遺書。而非漢人所能及也。



